

“望今制奇”:孟郊诗的新变取向

范新阳*

〔摘要〕 处中唐之世,受崇尚主观的佛、道二教影响,受追求瘦硬的审美风尚濡染,受皎然主变诗学观的启发,孟郊诗表现出崇主观、尚瘦硬、求理致的新变取向。其“崇主观”,主要表现在诗歌意象的创造,从“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的认识出发,孟郊构拟了山水组诗以及与韩愈联句中的奇崛意象,奠定了“韩孟诗派”的险怪基调。其“尚瘦硬”,主要表现在锤炼狠重有力的字眼,选用质地坚硬的物象和采用奇险斩截的形式。其“求理致”,主要表现为借象明理、以情取理和语参道佛。孟郊诗的新变取向,已开宋诗之先声。

〔关键词〕 孟郊诗,崇主观,尚瘦硬,求理致,宋诗

清人鲁九皋《诗学源流考》云:“贞元、元和之际,韩文公崛起,以天纵逸才,为起衰钜手,诗继李、杜之盛。……辅韩文公而起衰者,孟郊东野也。”^①与“唐代文化学术上承前启后转旧为新关键人物”^②韩愈比肩而立的孟郊,其在中唐诗坛转旧为新过程中的作用不容低估。与散文领域的复古革新相一致,中唐诗坛也表现出了复古通变的趋势。皎然《诗式》卷五“复古通变体”曰:“作者需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又复变二门,复忌太过。……夫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后辈若乏天机,强效复古,反令思扰神沮。”^③可见,皎然是更倾向变革的。其主张,对于他曾经以“手札五十篇相赠”(孟郊《逢江南故昼上人会中郑方回》)的同乡后辈孟郊来说,无疑是会产生深刻影响的。

《文心雕龙》“通变”篇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通,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④刘勰以“望今制奇,参古定法”为“通变”注脚,要求参考古代的杰出典范之作来确定自己创作的基本法则,更强调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果断、大胆地“趋时”、“乘机”,因时、因势而

* 文学博士,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223300。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联句诗研究”(13BZW099)、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联句诗研究”(11ZWC014)的阶段性成果。

① 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55页。

② 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96页。

③ 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330页。

④ 刘勰撰,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1页。

变。孟郊“参古定法”的一面笔者曾有专文探讨^①,故本文拟就孟郊“望今制奇”的一面略陈管见,以就教方家。

一、崇主观:物象由我裁

孟郊生活的中唐之世,正是讲究“明心见性”的禅宗和提倡“内丹”的道家上清派盛行之时。诚如孙昌武所言“禅宗提倡所谓‘明心见性’的法门,力图扫荡佛教产生以来长期积累起来的堆积如山的经论,否定烦难的戒律和历劫的修行,转而求之于人对于自性清净的觉悟,从而实现了佛教的一大转变。这实际也是在宗教形式上对于人性的肯定,体现了人的主体意识的加强,从而形成精神史上的重要进展。道教内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表现为同一潮流。同样,自中唐时期开始的儒学自‘汉学’向‘宋学’的转化,也是这一潮流的一部分。”^②中唐这一哲学思潮的转变,必然对文学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老、庄‘虚静’说及佛教‘心性’学说的影响下,中唐诗人尤其重主观意念的抒发;他们希望通过‘心性’的作用,充分发挥艺术想象与艺术构思的功能,用诗笔在自我心灵意识的空间中,捕捉、构拟空灵瑰伟的艺术形象;并以此超乎象外的、新奇瑰异的艺术境界,来弥补造化之不足”^③。甚至上升到了理论自觉的高度,如皎然《诗式》“辨体一十九字”云:“静,非如松风不动,林狖未鸣,乃谓意中之静;远,非如渺渺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④

在处理情志与物象的关系上,孟郊一反盛唐人追求意、象间平衡,创造无迹可求、兴象玲珑之境的做法,发出“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孟郊《赠郑夫子鲂》)的呐喊,宣称以意役象,标榜主观心造,以创造出不同寻常的奇崛之境为能事。正如吴功正所云:“孟郊的审美方式不是客体大于主体,也不是主客体的相融相浹,而是主体凌驾于客体之上,甚或撕裂扭曲客体,他以极强的审美主体性支配着客体对象。”^⑤这在《峡哀》十首、《寒溪》九首、《石淙》十首为代表的,占孟郊诗近五分之一的山水组诗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以《峡哀》为例,通篇是“沙棱箭箭急,波齿断断开”(其一)、“石剑相劈斫,石波怒蛟虬。……幽怪窟穴语,风闻胙蚤流”(其二)、“峡险多饥涎”(其三)、“喷为腥雨涎,吹作黑井身。怪光闪众异,饿剑唯待人。老肠未曾饱,古齿崭嵒嗔”(其四)、“峡螭老解语,百丈潭底闻。毒波为计校,饮血养子孙”(其五)、“石齿嚼百泉”(其六)、“饿咽潺湲号,涎似泓泓肥”(其七)、“红光根潜涎,碧雨飞沃津”(其八)、“漠漠涎雾起,断断涎水光”(其九)、“泉鸥作人语,蛟虬吸水波。……齿泉无底贫,锯涎在处多”(其十)的景象,诗中的三峡成了魑魅盘踞与蛇虺出没的世界。“人间少平地,森耸山岳多”(孟郊《君子勿郁士有谤者作诗以赠之》),山川之可怖影射着人世的险恶。孟郊几乎是个终生挣扎在不幸漩涡中的人,其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被饥寒、挫折、忧愁挤压着的不平之鸣。正是这种强烈的主观情绪,使得孟郊在诗歌意象的建构上带有了明显的主观化倾向,其山水组诗多怪诞之状和阴郁之美,也就理固宜然了。

韩愈《荐士》诗称孟郊:“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奭。敷柔肆纤徐,奋猛卷海潦。”韩愈的“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与皎然《诗议》所说的“采奇于象外”、“写冥奥之思”^⑥在强调诗人对于现实物象的超越这一点上如出一辙。韩愈自云:“我愿生

① 范新阳:《论孟郊诗的复古取向》,《齐鲁学刊》2013年第3期。

② 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18—119页。

③ 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6页。

④ 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71页。

⑤ 吴功正:《唐代美学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5页。

⑥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年,第208页。

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①与他赞孟郊之“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荐士》)何其相似。当这两位有着同样尚奇掘怪追求的诗人走到一起,以竞争的心态作同一首诗——联句——时,其情形大概也只有杜牧评价李贺的“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②可以形容了。以韩孟早期的《远游联句》为例,孟郊出之以“观怪忽荡漾,叩奇独冥搜。海鲸吞明月,浪岛没大沓。我有一寸钩,欲钓千丈流。良知忽然远,壮志郁无抽”之冥搜情状,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韩愈随即对之以“魑魅暂出没,蛟螭互蟠踞。昌言拜舜禹,举颡凌斗牛。怀精馈贤屈,乘桴追圣丘。飘然天外步,岂肯区中囚”的奇诡之境,并安慰孟郊此游乃追蹑圣贤之举。孟郊于是又以“楚些待谁吊,贾辞缄恨投。翳明弗可晓,秘魂安所求。气毒放逐域,蓼杂芳菲畴。当春忽凄凉,不枯亦飕飕”^③之险境畏途,说明贤人踪迹已不可复寻。如此往还,荒怪诞幻,层出不穷。而韩孟此后的《纳凉》、《秋雨》、《征蜀》、《城南》诸联句,则更有过之。

吴功正从唐代美学流变的历史进程出发,认为孟郊诗中所表露出来的这种对于主体心性的追求,“对于传统的审美客体决定论,例如‘江山之助’,是突破,出现了审美客体性向审美主体性的位移。这一位移具有本体性质,标志着唐代美学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作为构成之一的元和怪奇美学之风、中唐美学之风由此而开始,孟郊影响了比他小十多岁的韩愈,韩孟诗美流派出现了,在这一美学风气形成中起先导和主要作用的则是孟郊”^④。诚哉斯言!与孟郊“物象由我裁”一脉相承的,正是李贺的“笔补造化天无功”;而“李长吉师心,故而作怪”^⑤的论断,同样可以移评孟郊。

二、尚瘦硬:诗骨耸东野

与孟郊同时而稍后的李肇,在其《唐国史补》“叙时文所尚”条中云:“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⑥“党”、“浮”、“荡”、“怪”的变迁,不仅是文风好尚的更易,亦反映了社会心理的变化。孟郊出生于天宝,长于大历,成名于贞元,陨落於元和,他的一生正好处在这个变动的时代。

“安史之乱”带来的巨大破坏从精神实质上将盛唐人的那种昂扬奋发、乐观自信、积极进取的态势终结了,代之而起的是困惑、迷惘与幻灭,在精神面貌上安史乱后的士人已由张扬奔放的盛唐气象转向了自省内敛的中唐风味。而较早反映并报道这种风气转变的,就是有“诗史”之称的杜诗。其《房兵曹胡马》诗云:“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诗中刻画“锋棱瘦骨”、“竹批双耳”的胡马,表现的是杜甫对“瘦硬”之美的赞赏。

诗画本同源,中唐画师们不仅提出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璪语)^⑦的主观造境理论,在创作旨趣上他们还表现出重神骨尚瘦硬的基本倾向。张璪善画松,元稹《画松》诗称其:“张璪画古松,往

①韩愈:《调张籍》,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89页。

②叶葱奇编订:《李贺诗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356页。

③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4—45页。

④吴功正:《唐代美学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5页。

⑤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10页。

⑥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4页。

⑦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8页。

往得神骨。翠帚扫春风,枯龙戛寒月。流传画师辈,奇态尽埋没。纤枝无萧洒,顽干空突兀。”^①强调其“神骨”。萧悦善画竹,白居易《画竹歌》称其:“植物之中竹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萧郎下笔独逼真,丹青以来唯一人。人画竹身肥拥肿,萧画茎瘦节节竦。人画竹梢死羸垂,萧画枝活叶叶动。不根而生从意生,不笋而成由笔成。”^②不仅赞其“瘦劲”,而且强调其“师心”。在今天所能见到的唐代绘画中,戴嵩所画之牛即典型地体现了审美上的尚瘦趋向。“向前敲瘦马,犹自带铜声”(李贺《马诗二十三首》其四)^③，“中唐,所谓‘瘦’‘疏’‘寒’,已不再是饥寒、贫病的代称,而是精、气、神的象征,成了美的标识”^④。

与韩愈追求波翻浪涌,让人读其诗“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⑤的特色相异,以“小儒峭章句”(孟郊《与王二十员外涯游枋口柳溪》)、“清峭养高闲”(孟郊《懊恼》)自许的孟郊,思考更多的则是如何让诗歌变得更加骨感。

一是锤炼狠重有力的字眼。孟郊诗中随处可见折、剝、裂、峭、割、劈、斫、耸等狠重有力的字眼。如“大雪压梧桐,折柴堕峥嵘”(《饥雪吟》)、“波澜冻为刀,剝割皤与髡”(《寒溪九首》其三)、“朔雪寒断指,朔风劲裂冰”(《羽林行》)、“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秋怀十五首》其二)、“波澜抽剑冰,相劈如仇讎”(《寒溪九首》其六)、“石剑相劈斫,石波怒蛟虬”(《峡哀十首》其二)等。在这些狠重有力的动词中,孟郊于“耸”字可谓情有独钟,如“耸我残病骨,健如一仙人”(《游枋口》其二)、“饿马骨亦耸,独驱出东门”(《出东门》)、“冰条耸危虑,霜翠莹遐眄”(《石淙十首》其十)、“立德何亭亭,西南耸高隅”(《立德新居十首》其一)、“此松天格高,耸异千万重”(《品松》)、“剑心知未死,诗思犹孤耸”(《会合联句》)、“闪红惊蝼蚁,凝赤耸山岳”(《纳凉联句》)等。“耸”是一种向上的动作,有矗立突起之意,不论是在力量上,还是在硬度上,均能对人的感觉形成一种强烈的冲击。它的大量使用,自然使得诗歌显示出瘦硬峭拔之质。

二是喜用质地坚硬的物象。孟郊诗中充斥大量质地坚硬的物象,如刀、剑、冰、骨、石、松等。以“骨”为例,如“孤骨夜难卧,吟虫相唧唧”(《秋怀》其一)、“老骨坐亦惊,病力所尚微”(《秋怀》其三)“病骨可剝物,酸呻亦成文”(《秋怀》其五)、“霜气入病骨,老人身生冰”(《秋怀》其十三)“土老皆劲骨,风趋缘欹崖”(《石淙》其八)、“独自奋异骨,将骑白角翔”(《答卢仝》)、“燕本冰雪骨,越淡莲花风”(《送淡公》其一)等。如要评选出一个最能体现孟郊诗瘦硬特征的意象来,我想那是非“骨”莫属了,更何况又益之以“孤”、“老”、“病”、“劲”诸情感鲜明的修饰限定语。

出于对瘦硬之美的偏嗜,孟郊笔下的山水亦往往给人奇崛峭硬之感,即使质性软柔的雨水,也被赋予坚硬的质感。而这一效果的获得有赖于孟郊以坚硬之物作喻体的新奇比喻。如“石雨如散星”(《游石龙涡》)、“朔水刀剑利”(《石淙》其四)、“百尺明剑流”(《石淙》其八)、“波齿断断开”(《峡哀》其一)、“峡水剑戟矜”(《峡哀》其十)等。不仅有形的水被赋予了力度和质感,呈现为光怪弩张的狰狞美;就连无形的月光在孟郊笔下也有了质感,犹如刀剑般,闪着寒光。如“一尺月透户,仞栗如剑飞”(《秋怀》三)、“老骨惧秋月,秋月刀剑棱”(《秋怀》六)即是其例。韩愈称孟郊为诗“刳目鉞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⑥,正是就孟郊诗锤炼狠重字眼、选用坚硬物象等诗学谋略而言,是它们使得孟郊的诗歌语言充满了硬度,仿佛钩、剑、棘针,坚硬刺骨。

三是采用奇险斩截的构思。孟郊诗在构思上往往是略去枝叶,剥开数层,直指核心,造成一种奇

①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3页。

②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5页。

③叶葱奇编订:《李贺诗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84页。

④杜道明:《盛世风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64页。

⑤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祖保泉、陶礼天笺校:《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6页。

⑥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445页。

险斩截之势。其《归信吟》云：“泪墨洒为书，将寄万里亲。书去魂亦去，兀然空一身。”以此诗与张籍《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相较，同是寄家书写离思，孟郊却是，略去时空，直指人心，突兀而警醒。其《古怨》云：“试妾与君泪，两处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为谁死。”更是前无引，后不收，只余一个横空出世的特写镜头。刘熙载《诗概》云：“诗要避俗，更要避熟。剥去数层方下笔，庶不堕‘熟’字界里。”^①用来指孟郊诗这种透过表象，略去枝叶，直达题旨的独特构思方式是再合适不过了。孟郊诗多五言短古，与这种直逼主题的构思法紧密相关，正如元人范德机所云：“诗之造极适中，各成一家。……《三百篇》，思无邪；《离骚》，激烈愤怨；陶韦，含蓄悠游；孟郊，奇险斩截。”^②然而，能臻此境，则非才大思深者不能到，后人摹仿孟郊这类小诗，往往是只见其惊人处，而不明其所以惊人处，得其皮相，而“失之怪短”^③。施补华《岷佣说诗》认为：“孟东野奇杰之笔万不及韩，而坚瘦特甚，譬之偃阳之城，小而愈固，不易攻破也。”^④“小而愈固”，正“瘦硬”之谓也。

“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孟郊《戏赠无本二首》其一），以“骨”自许的孟郊，其瘦硬诗风不仅影响了贾岛，还与贾岛一道，以“寒瘦”的面目，开启了一个“苦吟”的时代。

三、求理致：唐人之开宋调者

中唐，以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在宪章文武追踪周孔的理论口号下，“手不停批于百家之编”^⑤，在对先秦诸子的学习中培养起自己的独立精神和理性思维；多变的世事亦引发士人们开始理性地思考自己的生存状况；禅宗与道教的进一步世俗化，亦促进了理性思维的普遍化。故诗中蕴理，在中唐渐成潮流。韩愈的“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谢自然诗》）、“有能必见用，有德必见收”（《驾骥》），白居易的“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放言五首》其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浪淘沙九首》其九），元稹的“东西生日月，昼夜如转珠”（《苦雨》）、“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遣悲怀三首》其二），柳宗元的“信书成自误，经事渐知非”（《三赠刘员外》）、“岂知千仞坠，只为一毫差”（《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李贺的“自是桃李树，何畏不成蹊”（《奉和二兄罢使遣马归延州》）、“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梦天》）等等，均是其例。当然，孟郊亦不例外。且从年辈看，孟郊还是站在这股潮流之前的排头兵。这个以诗为性命的瘦诗人，在其咀嚼辛酸酿就的苦吟中，亦时见理性之思。

一是巧用比兴，借象明理。在孟郊的诗中，往往是将自己人生的感悟，借助自然界中具有相同本质的事象，运用比兴手法，委婉道来，清新可喜而又理趣盎然。如“直木有恬翼，静流无躁鳞”（《长安羁旅行》）、“朝为同蒂花，暮为四散飞”（《古乐府杂怨三首》其一）、“拔心草不死，去根柳亦荣”（《感兴》）、“君看土中宅，富贵无偏颇”（《达士》）、“昧者理芳草，蒿兰同一锄。狂飙怒秋林，曲直同一枯”（《湘弦怨》）、“宝玉忌出璞，出璞先为尘。松柏忌出山，出山先为薪”（《隐士》）、“春色不拣墓旁枝，红颜皓色逐春去”（《伤春》）、“秋深月清苦，虫老声粗疏”（《秋怀十五首》其九）、“众毒蔓贞松，一枝

^①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446页。

^②范德机：《木天禁语》，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51—752页。

^③范德机：《木天禁语》，何文焕辑：《历代诗话》，第752页。

^④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83页。

^⑤韩愈：《进学解》，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第45页。

难久荣”(《伤哉行》)、“破松见贞心,裂竹看直文”(《大隐咏·崔从事隕以直隳职》)、“百川有余水,大海无满波”(《寄崔纯亮》)等。许学夷认为“东野五言古,不事敷叙而兼用兴比,故觉委婉有致”^①,良有以也。

二是以情驭理,奇巧警策。当孟郊从苦难的现实中,领悟世情,明晰事理时,其理性之思往往被强烈的情感所裹挟着,或以直接议论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发人深省;或者经由锻炼,以名言警句的形式出现,给人以启迪。如“弃置今日悲,即是昨日欢。将新变故易,持故为新难”(《古妾命薄》)、“失名谁肯访?得意争相亲。……始知喧竞场,莫处君子身”(《长安羁旅行》)、“道险不在山,平地有摧轳”(《杀气不在边》)、“如何织纨素,自著褴褛衣”(《织妇辞》)、“种树须择地,恶土变木根”(《审交》)、“交道卧来见,世情贫去知”(《病起言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失意容貌改,畏途性命轻”(《下第东南行》)、“士有百役身,官无一姓宅”(《乙酉岁舍弟扶侍归义兴庄居后独止舍待替人》)、“山中人自正,路险心亦平”(《游终南山》)等。郊诗之理,要么是寓于形象之中,托物言志,耐人寻味;要么是带情韵以行,直陈己见,警人耳目。许学夷称孟郊“以意见为诗,故快心露骨而多奇巧耳”^②,甚是。

三是语参道佛,境造玄微。孟郊一生除了向诗僧皎然问学外,还与众多僧道中人往还,或“扣寂兼探真,通宵诤能辍”(孟郊《与二三友会话清上人院》),或“敬兹不能寐,焚柏吟道篇”(孟郊《游华山云台观》),其灵心玄性,发而为诗,往往是直指人心。其《大隐咏·赵记室倅在职无事》云:“卑静身后老,高动物先摧。方圆水任器,刚劲木成灰。”其清俊之秀骨,渊厚之意味,被谭元春赞为“学道经世之言”,而钟惺则干脆称其为“一部《老子》”^③。再如被谭元春赞为“子书至语”^④的“人朴情虑肃,境闲视听空”(孟郊《蓝溪元居士草堂》),深蕴佛禅精义,一派恬淡安闲之境。与此同一机杼者尚有《新卜青罗幽居赠陆大夫》诗中之“静觉本相厚,动为末所残”,谓静居则愈觉本性真淳,而奔竞则动为俗世所伤。其《送玄亮师(一作送道友)》,以一句“何处笑为别,淡情愁不侵”的悟道之言,将“黯然销魂”的千古离愁轻轻抚去,犹如禅师的当头棒喝,一语惊醒梦中人:原来人间的一切烦恼,均是勘不破一个“情”字。若能修得一颗平常心,则愁思自去矣。他如“炼性静栖白,洗情深寄玄”(《小隐吟》)、“曾读大般若,细感脐蚤听。当时把斋中,方寸抱万灵”(《读经》)、“灵响非外求,殊音自中积”(《游韦七洞庭别业》)、“心放出天地,形拘在风尘”(《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实空二理微,分别相起予”(《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徒有言言旧,惭无默默新。始惊儒教误,渐与佛乘亲”(《自惜》)、“仙教生为门,仙宗静为根。持心若妄求,服食安足论。铲惑有灵药,饵真成本源。自当出尘网,驭凤升昆仑”(《求仙曲》)等,均表现出其对佛道二教“见心性”和“致虚静”的精微之见。

钱钟书认为:“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风情神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于唐人,宋诗必出于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⑤以东野为“唐人之开宋调者”,与宋人编《新唐书》特揭“郊为诗有理致”^⑥,实出于同一机杼。欧阳修“郊死不为岛,圣俞发其藏”的论断,所指也是孟郊“唐人之开宋调者”的事实。

高棅《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云:“东野之少怀耿介,齷齪困穷,晚擢巍科,竟沦一尉。其诗

①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卷二十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55页。

②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卷二十四,第255页。

③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三十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集部,第1590册,第202页。

④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三十一,第201页。

⑤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页。

⑥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七六《孟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册,第5265页。

穷而有理,苦调凄凉,一发于胸中,而无吝色。如《古乐府》等篇,讽咏久之,足有余悲。此变中之正也。”^①高棅以“变中之正”评许郊诗,不仅是对孟郊诗“望今制奇”特色的正面评价,亦是皎然“复古通变”诗论影响孟郊诗歌创作的有力佐证。

(责任编辑:陆 林)

Crea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Trends: Innovations in Meng Jiao's Poems

FAN Xin-yang

Abstract: In the mid-Tang Dynast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and Taoism advocating subjectivity, the aesthetic taste for simplicity and harshness, and the inspiration from Jiao Ran's views on poetry characterized by seeking changes, the poems of Meng Jiao displayed a relentless pursuit of subjectivity in image creation; simplicity and harshness in style; and reason in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 In terms of images in poetry, Meng Jiao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series of landscape poems and usual images in the poems co-authored with Han Yu, setting the gloomy and eccentric tone for "Han-Meng" poetic school. Also, he preferred forceful and harsh words and images of a solid texture in a theme-oriented form. Moreover, he pursued rational thinking through explicating his ideas with images in nature, expressing his strong emotion and drawing wisdom from Buddhism and Taoism. In a word, innovations in Meng Jiao's poems predicted the poetic taste of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Meng Jiao's poems; advocating subjectivity; aesthetic taste for simplicity and harshness; pursuit of rational thinking; 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①高棅:《唐诗品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1页。